

乘马与骑牛:儒道之别的生动反映

○ 杨秀礼

借助牛马出行在我国具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史书记载,黄帝时“駔作服牛”,夏禹时“奚仲作车”,服牛乘马,引致深远,以利天下。随着礼制的发展,等级化车舆配置出现,服牛乘马逐渐分化为不同的身份专属,背后承载的文化信息也变得丰富而有差异。其中,老子骑牛、孔子乘马更是成为身份标志、文化选择,代表一种诗意或远方的生活方式与态度,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

乘马以入世,骑牛倾向于出世

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不幸早逝,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驾,给颜回做一个外椁安葬。孔子回答:“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孔子不能卖车来为颜回置办外椁的原因是,他曾经位列大夫,“不可以徒步出行”。

据周代礼制,大夫所乘之车谓轩车,又称乘车,是轻便马车。《论语》常以车乘之数来指示邦国大小强弱,孔子也曾说过“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具体到个人,车马更多是身份财富的象征:“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孔子曾经打比方:“犧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他认为,耕牛产下的牛犊,只要符合祭祀用牛的精品标准,最终也会被用于祭祀的。这里关注的重点是牛作为祭祀等礼制的载体。

相较之下,老子对车马的态度似乎要消极许多:“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在老子看来,在设置太师、太傅、太保三公重要官职时,进献清静无为的“道”更有意义,驷马之车应该让位于“道”。

老子还认为: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治理天下如合乎于道,自然太平安定,这时善于奔走的战马发挥的是耕种功能;治理天下不合乎道,连怀孕的母马也只能在郊外的战场生下马驹。对于老子,车子的视角与富贵身份无关,而与“道”的理解与践行有关。

老子的出行方式与孔子也不一样。《列仙传》中提到:“后周德衰,(老子)乃乘青牛车而去,入大秦,过西关。”尽管这是较晚出现的意象,但老子骑青牛可谓基本定格。

老子和孔子对出行方式的不同选择以及对骑乘对象的态度,表征着不同的文化



心态与类型:乘马以入世,快节奏追求实现远方的理想;骑牛倾向于出世,慢节奏中享受诗意的生活。这显然是儒道之别的生动深刻反映。

一个是现世诗性生活的象征

随着老子本人的神化,青牛不仅成为仙人的坐骑,还逐渐积淀为诗人隐逸、自适的精神,成为现世诗性生活的象征。“阳狂自是英豪事,村市归来醉跨牛”“君不见悬崖刘屯田,骑牛洞壑弄潺湲”,更是道尽村落山间生活的无拘无束、洒脱自然,让人心生企慕。

老子骑牛的诗意图与自适,在诗歌中是直接继承自《诗经》的——蓝天白云之下,青树绿草之间,牛群或在山上悠闲散步,或在池边俯首饮水,或躺卧青草之间,或细细反刍嫩草,披蓑戴笠的牧人则忙着自己的事情,一切安详而静谧;夕阳余晖下,牛群羊群从山坡下来回到圈栏,平和、安谧而恬美。

美丽静好的放牧生活,对久居城市而有困顿之感的人们是充满诱惑的:“平生富贵非所愿,城府近来尤右戾。何时倒乘牛背眠,胜如仰看宣明面。”诗人看淡了俗世富贵功名,厌倦了钩心斗角、官场逢迎,对“倒乘牛背眠”的放牧生活产生无限向往。

作为更切合老子骑牛精神的形式,“童子骑牛”在后世得到反复咏叹。比如,“倦来牛背卧,一觉度前冈。牛饱儿呼馁,归来煨芋香”,牧童困倦即眠,自然而然,饿了即食,自在快活,“枯笛手持律吕,清风曲调逐时新。数竿冬日浑无价,暖靠牛眠不教人”,闲暇自适之中“枯笛手持”“暖靠牛

眼”,连吹奏的乐调也是随心而来,春夏秋冬无不如此;“我幼在田间,颇识牧牛趣。寒蓑烟雨林,短笛斜阳路。十年陷世网,自悔一念悞。归来丘壑中,幸不失吾素”,先秦时期人生浑然合一境象的回归,让饱受尘世困顿的红尘中人内心心动。

诗人们在咏叹中,将垂髫的牧童化作白发苍苍的老子,或者得道隐逸的化身。“谁人得似牧童心,牛上横眠秋听深”,表达了对返璞归真精神价值的追寻。

一个是俗世汲汲求取的象征

孔子乘轩车而不徒步而行的故事,在后世并不如老子骑青牛那样传播广泛。但历史上,骑乘马(车)是不少诗人主要的出行方式。他们于车水马龙,千军万马之中快马加鞭、一马当先,马由此成为红尘俗世汲汲求取的象征,承载了太多对于远方的向往。

孔子乘轩车的固执,其实重点不在对身份的矜持,亦非对财物的吝啬。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寄托了他太多的希望。对于颜回的去世,孔子曾发出“天丧予”以及“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的感叹。

在孔子拒绝卖车之后,门人弟子欲厚礼殡葬颜回,也遭到了老师的否定。孔子回答:“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在孔子看来,丧葬礼制最基本的是哀悼心诚,物质性开销则应量力而行。颜回素来清苦,“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又是遵循礼度的人,厚葬自然违背了其本心。

孔子对轩车的固执坚持,本质是对周公时代即周公制作礼乐的追寻。对礼乐传

统的坚守,孔子可谓念兹在兹,不辞车马劳顿。这种对逝去远方的呼唤和回归,其根本直指当下人心,更指向未来发展,本意在“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由此可以看出,借复古以创新确实是传统中国的常用手段。

孔子对轩车表现出的情感,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原乡,即对周公礼制的向往。在《诗经》中,也有很多与马、马车为伴,且长久客居他乡而深深眷恋家乡、故人的主人公,对家乡的向往成为《诗经》的一个重要主题。

比如,“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诗人许穆夫人当听到宗国被狄人所灭、国君去世的噩耗后,立即快马加鞭,奔赴漕邑,哀悼卫侯,凭吊宗国。

又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闇”。诗人在受阻不能即刻返身渡河回国后,直接表达了对不能理解支持自己的许国大夫的愤懑,借此抒发心怀宗国故乡的激烈情怀。

再如,“陟彼崔嵬,我马虺𬯎。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在那高土石山之间,主人公倒满一杯酒,独自面对“虺𬯎”“玄黄”等马儿,寄托自己怀人思归的惆怅。这里,作为主体精神的折射,马的状态反映了主人公奔波的劳累、思家的苦恼。

“四牡腓腓,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四牡腓腓,啴啴骆马。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可谓乘马表达思家之情最真切的《诗经》作品了。四匹雄壮的马儿飞奔向前,因前进不止而疲惫,可见主人公身心疲惫的状态;他们发现自己离家已越来越远,道路却曲折悠远,没有尽头。因为对家的眷恋产生了“岂不怀归”的一唱三叹,多少人生的无奈折射其中。

当下的我们是幸运的,可以享受现代交通工具和高科技手段带来的种种便捷。但多少又有些遗憾的是,我们的心灵有时候并没有随之走得更远,反而显得浮躁局促。

对此,古人或许已有所洞察乃至警惕。他们在乘马之时,依然智慧地给“童子骑牛”保留了一份空间。由此,在追寻远方的征途中,我们依然有可能找到诗意与安顿。

(本报综合)

世间万象

胡同里的

“迷你奥运博物馆”



近日,张文全介绍收藏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队奥运冠军签名。张文全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青年,非常热爱奥运。在他位于北京西城区一胡同的家里,摆满了奥运会相关的收藏品,包括奥运旗帜、奥运吉祥物、奥运火炬等。

西藏那曲市

全境都有雪豹分布



据了解,在那曲市境内的10个县、1个区均记录到了雪豹活动的影像。这是首次针对那曲全境的雪豹调查,有效填补了喜马拉雅山区和三江源地区之间广大区域内的雪豹信息空白。同时表明那曲市是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境内分布有健康的雪豹种群。

运城盐湖

呈现玫瑰红独特景色



近日,山西省运城盐湖部分水域呈现玫瑰红,盐湖内生长着一种叫杜氏盐藻的嗜盐绿色微藻,随着天气变化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血红素,藻体呈红色,因而会把湖水染成红色,形成盐湖独特景色。

日本糠平湖

现“冰冻气泡”奇观



近日,日本北海道,当地糠平湖现“冰冻气泡”奇景。冰冻气泡由湖底植物释放的甲烷在靠近湖面过程中冻结形成。

柬埔寨功勋

“扫雷鼠”不幸去世



近日,去年6月光荣退役的8岁柬埔寨“功勋扫雷鼠”马加瓦于上周末去世。过去5年,这只巨鼠帮助柬埔寨成功扫除总计22.5万平方米土地上的71枚地雷及38枚未爆炸弹。(本报综合)

一家咖啡馆与左联的诞生

○ 朱亚夫



咖啡馆,在不少欧美文人的笔下,是谈情说爱的浪漫之所。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当年驰名沪上的“公啡咖啡馆”,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诞生的一个摇篮。

据说,咖啡是1853年传入上海的,曾被称为“咳嗽药水”。1920年以后,上海街头形成了以北四川路、霞飞路和南京路为“金三角”的咖啡店圈。

与之相伴,闲谈咖啡文化的文章也常常见于申城报刊,如鲁迅《革命咖啡店》、林徽

因《花厅夫人》、田汉《咖啡店的一夜》、曹聚仁《文艺复兴馆》、董乐山《旧上海的西餐馆和咖啡馆》等。

在互联网上,我们还能看到当年“公啡咖啡馆”的照片。那是一幢假三层的小洋楼,楼下售卖糖果、糕点,楼上又有两间房供客人品尝咖啡。由于地处老上海公共租界边缘,巡捕房一般不会特别注意此处,因此“公啡咖啡馆”逐渐成为左翼文人、进步青年聚会的场所。

当年,左联的多次筹备会议就是在这里秘密进行的。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筹备会一般是每周开一次,有时隔两三周也开过,地点几乎固定在咖啡馆二楼。

就是在这里,潘汉年召集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学工作者座谈,传达中共中央的新精神;就是在这里,鲁迅穿着长袍、嘴上含着烟斗,不时品尝几口绿茶……

1930年2月16日,天气晴朗。《鲁迅日记》云:“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头饮加菲。”其实,他是到“公啡咖啡馆”参加左联长谈。

的最后一次筹备会。除鲁迅之外,与会者还有沈端先、郑伯奇、冯乃超、彭康、沈起予、华汉、蒋光等人。会上检讨了过去文学运动中的缺点,确定了今后文学运动的任务,一致决定在3月初正式召开左联成立大会。

其实,不单是左联在这里酝酿成立的,剧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筹备会议也在那里召开。

也许是这些缘故,让原先并不喜欢去咖啡店的鲁迅成了“公啡咖啡馆”的常客。由于离山阴路寓所不远,鲁迅还常常借宿这里约见友人,指导文学青年。

萧军、萧红回忆:1934年,他们带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两部小说稿,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生活拮据,创作更是艰难,不得不向鲁迅求援。11月30日下午,按照信中约定,他们乘坐有轨电车先到北四川路底的内山书店跟鲁迅见面,然后鲁迅把他们带往“公啡咖啡馆”长谈。

(本报综合)

屡易判语,事不可法

○ 洪水



成语“宠辱不惊”,大意是说受宠或受辱都不放在心上,形容不以得失而动心。读《旧唐书》《新唐书》知道这个成语的出处后,突然感到那个受到卢承庆“宠辱”的官员,竟然没有表现出高兴之态或惭愧之意,依旧如初。卢承庆觉得此人胸襟非常人可比,于是大笔一挥,将考评语改为“宠辱不惊,应定中上”。

新旧唐书中都无法找到那位运粮官的具体资料。史书中详细记载此事,想来是肯定卢承庆能察人优点、怜才惜才。其实,作为考公务员,手执评定官员等级大权,本就应该客观全面分析事情经过,拿出实事求是的评语,而不能主观臆断。

早点了解实情,知道遭遇大风是人力所不能阻止的,就不会贸然下断语为“中下”;先改为“中中”,迅即又改为“中上”,实又在让考评看上去像是“打摆子”“开过山车”。古往今来,考评都不是选演员,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如此看脸色、察表情,考评哪有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可言?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曾对此事专门进行过评述:卢承庆之屡易判语,乃出于怜才热肠,然心可佳,而事不可法,虑开后世辗转之门也。这一看法可谓入木三分。考绩应有客观标准,考评官员不应把个人喜恶放进去,更不该任性随意。

人是感情动物,真宠、真辱是断然“有惊”的。《老子》曰:“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苏轼在《谢中书舍人启》中说:“省躬无有,被宠若惊。”欧阳修在《辞特转吏部侍郎表》中说:“受宠若惊,况被非常

之命,事君无隐,敢倾至恳之诚。”

可见,受宠若惊是人的心理真实反应,只不过“惊”得要合乎情理。像“北宋六贼”之一朱勔那样,宋徽宗用手抚其肩,就在自己的肩上绣上皇帝的金手印,这样的受宠若惊是一定会令人不齿的。

总体上,卢承庆是个好官。欧阳修、宋祁和刘昫在编著新旧唐书时,都为他列传,皆有颂词。一件史事,结合社会现实,可作多种角度的分析。之所以认为宠辱失据应不惊,是在现实生活中还能找到那样的影子。

作为考评者,不要随意“宠辱”干部,必须实事求是;作为被考评者,不要太在意考评之语。人总有七情六欲,难免受各种因素影响,关键是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要体会基层干部工作的酸甜苦辣,把基层干部的政治生命真正当回事。(本报综合)